

我的灵魂永不下跪

临刑前的最后一课

[美] 恩尼斯特·盖恩斯 (Ernest J. Gaines) 著

何守源 译

A Lesson Before Dying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

我的灵魂永不下跪

临刑前的最后一课

[美] 恩尼斯特·盖恩斯 (Ernest J. Gaines) 著
何守源 译

A Lesson Before Dying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灵魂永不下跪 / (美) 盖恩斯著; 何守源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9

书名原文: A Lesson Before Dying

ISBN 978-7-5086-3501-9

I. ①我… II. ①盖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97189号

A LESSON BEFORE DYING By ERNEST J. GAINES

Copyright © 1993 BY ERNEST J. GAINE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 Agency,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我的灵魂永不下跪

著 者: [美] 恩尼斯特·盖恩斯

译 者: 何守源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75 字 数: 175千字

版 次: 2012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1-7935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501-9/I·319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—84849555 传 真: 010—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谨以此书敬献黛安女士

目 录

第一章	无罪的犯人	/ 1
第二章	爱玛小姐来访	/ 8
第三章	深宅求人	/ 13
第四章	小城贝荣纳	/ 22
第五章	格兰特的愤怒	/ 32
第六章	盖德利警长	/ 40
第七章	学监巡察	/ 50
第八章	启蒙老师的忠告	/ 59
第九章	初次探监	/ 67
第十章	第四次探监	/ 76
第十一章	受挫的杰弗逊	/ 81
第十二章	暗涌	/ 87
第十三章	质疑	/ 98
第十四章	静静的甘蔗林	/ 106
第十五章	绵里藏针	/ 114
第十六章	自轻自贱的灵魂	/ 123

第十七章	顿悟	/ 130
第十八章	狱中小聚	/ 142
第十九章	杰弗逊的圣诞献礼	/ 150
第二十章	4月8日	/ 160
第二十一章	爱玛小姐的愿望	/ 169
第二十二章	一个小小梦想	/ 179
第二十三章	“魔鬼”伙伴	/ 190
第二十四章	临刑前的最后一堂课	/ 200
第二十五章	挑衅	/ 209
第二十六章	心曲	/ 219
第二十七章	牧师的箴言	/ 227
第二十八章	杰弗逊的心事	/ 236
第二十九章	杰弗逊日记	/ 244
第三十章	走向电刑椅	/ 253
第三十一章	我的灵魂永不下跪	/ 263

第一章 无罪的犯人

我没去那儿，可我又在现场，是的，我没有参加审判。法庭宣读判决书的时候，我心不在焉，因为结果早在我预料之中。我身在法庭，这点跟旁听的众人一样，可我心不在焉，神思混沌，感到眼前发生的一切难以理解。我要么坐在姨姥和他的教母身后，要么与她们并排就座。她俩块头都不小，他的教母尤其占地方：5.4、5.5英尺^①的中等个子，体重却直逼200磅^②。他的教母和我姨姥坐的地方，跟他和法庭为他指定的辩护律师落座的犯人席隔着一排。他的教母杵在凳子上，泥塑木雕一般动也不动，不喝水，不上厕所，只顾直勾勾地盯着律师身边剃光了头发的他。陪审团合议期间，他虽然被带离回避，他教母的目光还落在空荡荡的犯人席上。控、辩双方，还有我的姨姥都

① 1英尺大约0.3米，5.4英尺相当于1.65米，5.5英尺相当于1.68米。——译者注

② 磅，1磅大约0.45千克，200磅相当于90.7千克。——译者注

曾慷慨陈词，可他们的话他一句也没听（其实也不尽然，有一个字他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：猪）。起诉人在法庭上游走，握紧的拳头要么捶自己的手心，要么擂他面前那张搁着一沓起诉书的桌子，要么砸陪审团座席前的隔架，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，我姨姥全看在眼里。我的姨姥看到他被一帮人吆来喝去，活像一具牵线木偶，可他的教母却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太多不堪入耳的言辞堵在她的心窝，她已经肝肠寸断，再也听不进一句多余的话。跟所有在座的人一样，她对教子黯淡的前景洞若观火。

一个白人在一宗抢劫案中丧生，两名抢劫犯当场毙命，另一名被捉拿归案。作为嫌疑人，他——杰弗逊难逃一死。他向法官陈述，说明他跟劫案无关。那天他去白兔休闲吧，半路碰到布洛瑟和贝厄，是他们主动邀他搭的顺风车。上车以后，他们还问他带钱没有，他回答说一个钢镚儿都没装。布洛瑟和贝厄于是打起了赊账的主意。他们说老格罗佩是老熟人了，肯定会赊给他们一品脱^①酒的。磨面的旺季马上就要到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能还酒钱了。

那天奥尔西·格罗佩的店里人寥寥可数，除了坐在柜台后面凳子上的老掌柜本人，不见一个顾客。掌柜的先打了招呼，问杰弗逊他的教母过得怎么样，杰弗逊回答说还不赖。老格罗佩点了点头，叮嘱杰弗逊：“代我问她好！”随后，他看了看布洛瑟和贝厄。杰弗逊看得出来，格罗佩一脸不信任，显然对他俩没好感。

“小伙子，要点什么？”他问道。“来瓶白苹果，在那边，格罗佩先生！”贝厄说。格罗佩从货架上拿下一瓶酒，却没有直接放到柜台上。他察言观色，知道这两个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，留了一手。

① 品脱是一个容量单位，主要在英国、美国及爱尔兰使用。一美制湿量品脱等于两美制杯，约0.5升。

“你们带钱了吗？”他问道。布洛瑟和贝厄将口袋里的钱都翻腾了出来，倾其所有搁到桌面上。老格罗佩瞟了一眼，说：“这点钱不够。”“将就点吧，格罗佩先生。”他俩哀求道，“你知道，碾磨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，钱少不了你的。”“不行，人人手头都不宽裕，”他说，“现钱现酒。”格罗佩转过身，将酒瓶子放回到货架上。那个叫贝厄的男孩见状，绕过柜台直奔货架。“你，不要进来，”格罗佩喝止道，“出去！”贝厄醉眼迷离，带着一脸傻笑踉踉跄跄地直往里闯。“出去！”格罗佩吼道，“我没开玩笑！我最后一次警告你——出去！”贝厄依旧我行我素，根本不理他。格罗佩奔向钱柜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，当即对准他开了一枪。这时候，别处也传来一声枪响。一阵惊天动地的枪声响过，只有杰弗逊一个人还直挺挺地站着没挪地方，其他的人都躺下了。

杰弗逊想跑，可他迈不开步子。他惊呆了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他到底在哪儿，又是怎么来的，他都茫然然一头雾水。搭人家顺风车那回事，他也忘得一干二净，没有任何印象了。一整天做过的事，都让那几声枪响惊走了。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仿佛用扫帚扫过的空场。

杰弗逊听到一声呻吟，低沉、微弱，像是从酒架下面发出来的。他一下子惊醒过来，意识到格罗佩还没死，正在寻求他的帮助。杰弗逊蹒跚到柜台的尾端，发现贝厄陈尸当场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贝厄和老店主都躺在柜台与货架之间狭窄的过道里，击碎的瓶子抛洒出来的酒混着汨汨流淌的鲜血，浸透了他们的身子，染红了地板。他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瞪着摆满酒的货架下颓然倒地的老店主。危难当头，他不知道当走还是当留。老人不停地叫着：“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！”杰弗逊忽然害怕起来，老人还活着，说不定会指证他，作为当事人他难逃干系。他噤嘴道：“不关我的事，格罗佩先生。这事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布洛瑟和贝厄干的。向

你开枪的是布洛瑟，不是我，我是他们顺路捎过来的。在法庭上你可要照实说，格罗佩先生。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，格罗佩先生？”

然而，杰弗逊的这一番表白都成了空，老人已经死了。

杰弗逊愣在遍地狼藉的店里，举止张皇，手足无措，根本没想过赶快逃离是非之地。他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，不相信血淋淋的惨剧已经发生了。他的脑子再次陷入混沌，连自己的来踪去迹都理不清了。是跟布洛瑟、贝厄他们结伴而来，还是事后路过此地，撞上这惨不忍睹的场面，他都不清楚了。

杰弗逊的目光从一具尸体移向另一具尸体，他不知道该打电话求助，还是一走了之。他从来没有碰过电话机，可他见过别人打电话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他那点心智早已丧失殆尽，想不出一点儿办法。酒品货架就在他的身边，他突然想喝点什么。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随手扯下一瓶酒，拧掉盖子，仰脖大饮了一气。威士忌像一团游走的火焰，灼烧着他的胸膛、他的肚子，他的鼻腔也火辣辣地发烫。泪水涌入他的眼眶，他摇了摇头，试图理清混乱的思绪。他多少清醒了一点儿，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，也想过逃之夭夭。可一转身，他看到小小的酒起子下面就是钱匣子，老格罗佩的货款都装在里面。他知道见财起意不对，他的教母曾告诫过他：鼠窃狗盗之事，正派人一辈子不干。他不想偷，可他囊中空空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他拿了又怎样？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死人又不会站起来说话。

杰弗逊将货款一股脑儿塞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，提着喝剩的半瓶威士忌穿过店堂。恰在此时，两个白人走了进来。

这就是发生在杰弗逊身上的故事。

事情到了起诉人那里，却完全变了味。起诉人说，杰弗逊伙同另外两个人蓄意抢劫老店主。为了掩盖罪证，还干出了杀人灭口的

罪恶勾当。老店主和杰弗逊的两个同谋命丧黄泉之后，杰弗逊——事实证明跟野兽毫无二致——席卷了店里的钱财，还当着血流如注的尸体举杯庆祝。

辩护律师又称，杰弗逊本来清白无辜，起诉人的指控是故意抹黑。杰弗逊唯一的过失，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，没有丝毫证据能证明他和另外两个人有勾结。格罗佩先生只攻击布洛瑟与贝厄，就是杰弗逊无辜受累的最有力的证据。格罗佩先生向那俩男孩中的一个都开了两枪，却始终没有将枪口对准杰弗逊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杰弗逊只是个旁观者。杰弗逊喝了威士忌，但那只是为了壮胆，绝非庆祝什么。至于拿老店主的钱，那是因为他见钱眼开，犯了糊涂。

“法官大人，看看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孩子！我差点失口说了个‘人’字，但我不能用这个字。看年龄他21岁了，我们这些文明人视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为成年人。但是，你们能说眼前的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是男人吗？不，我不这样想。我宁愿叫他男孩，叫他傻瓜，不能明辨是非的傻瓜，对他人言听计从的傻瓜，不考虑周全乱上他人车的傻瓜。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，犯小偷小摸的毛病都没有好下场，可傻瓜考虑不到这些。傻头傻脑地搭乘人家的车，呆愣愣地钻进人家的店铺，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，连掉头逃跑都不晓得。”

“法官大人，请看他一眼，瞅瞅他那副样子，掂量掂量他的轻重。你们能把眼前的这个东西叫作人吗？看他那副尊容，他那张扁得跟我的手掌一样的脸，仔细看一下他的眼睛，你能从他身上找到一点儿智慧的影子吗？他像个谋划抢劫、谋划任何一桩不法之事的人吗？做困兽之斗，这点非洲荒蛮之地的先祖遗传的本能，他确实干得出来。但是说到谋划，法官大人，他有那个城府吗？不，法官大人，他那副头盖骨里装不了阴谋。你们看到的，只是一件任人顾

指气使的器物，一个只会扶犁问耕的庄稼汉，一个只知道往你的搬运包里塞棉桃的农夫，一个替你挖水沟、砍树、割麦子的粗人。你们看到的，无非就是这些。要说蓄意抢劫或者谋杀，一个连自己穿多长的衣服多大码鞋子都犯迷糊的人，哪有这个本事？！试试看，让他说出一年的12个月份；问问他圣诞节在全国独立日之前还是之后；随便列出几个尽人皆知的名字：济慈、拜伦、司各特，看他脑子里有没有丝毫印象；让他说说玫瑰长什么样；让他背诵一小段《人权宣言》或美国《宪法》中的文字，看他会不会！法官大人，这样的人也会谋划一宗抢劫案？哎，原谅我，我用‘人’字指称这个家伙，绝对没有侮辱你们的智商的意思，你们能原谅我措辞不当吧！”

“法官大人，剥夺这条生命，受害者到底是谁？我祈求在座的12位陪审团成员转动一下你们高贵的头颅，请看一眼第二排。她就是杰弗逊曾经的全部——妈妈、奶奶、教母——他的一切。看看她，法官大人，仔细打量一下那个女人。从她身边夺走杰弗逊，等于要了她的命。想想这个，法官大人，好好考虑一下这个。”

“法官大人，请慈悲为怀。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不要泯灭仁慈之心。对他的所有指控都是空穴来风，他没有犯下任何罪孽。”

“他是清白无辜的，暂时假定他有罪——夺走他的生命，公平何在？将这样的人送上电刑椅，还不如捆上一头猪！”

“感谢各位耐心地听完了我的陈述，为此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各位。我没什么可说的了，除了一句话，那就是：人活着，就要讲良知，任何人做事都要凭良心。”

法官宣布休庭。午饭过后，法庭宣布了审判结果：杰弗逊一级谋杀和抢劫罪成立。审判长一并敦促12位头戴白发套的陪审团成员，请他们早做决断。那一天是星期五，判决定在下周星期一。

星期一上午10点，爱玛小姐和我姨姥来到法庭，坐的依然是上

回的位置，当地教堂的牧师摩西·安布罗思陪着她们。牧师和我姨姥坐在两头，爱玛小姐夹在中间。审判长是一位五短身材、红光满面、雪白的头发下面压着两道粗黑眉毛的老人，他问了一下杰弗逊在判决书下达之前，还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说。据姨姥后来回忆，杰弗逊当时摇了摇头，只顾低头瞅着地板。法官告诉杰弗逊，对他的指控真实有效，法庭找不到任何减轻处罚的理由。

杰弗逊将以电椅刑处死，执行日期由州长决定。

第二章 爱玛小姐来访

那天下午给学生上完课回家，我发现姨姥和爱玛小姐都在家里，坐在餐桌旁边。爱玛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，早知道她来，我回来这么急干吗！大家都知道，爱玛小姐无事不登门，上门没好事，我可不想跟她打照面。我背着塞满学生作业的书包悄悄溜进自己的卧室，坐在床沿上大气都不敢出。姨姥和爱玛小姐都没察觉到我进门，不过她们知道我这会儿该回家了，得想个法跟她们打个招呼，然后马上走人。爱玛小姐的脸色，少看一眼算一眼。

这是十月的下旬，我外衣里面套了一件羊毛衫，可还是有点儿冷。这阵子最好的去处，就数贝荣纳的彩虹酒吧了。学生的作业堆成了山，可在家里实在待不住，谁叫爱玛小姐待在那里不走呢！她们俩咕哝些什么，我一句听不清，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在姨姥逮到我之前溜之大吉。我一骨碌从床上爬下来，刚溜到房门口，姨姥的卧室里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我连忙蹿到写字台的后面，扯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又忙不迭地掏出一摞学生的作业本，摆在面前装样

子。姨姥伸头进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像模像样地批阅起作业来了。她站在门口只是看着我，并没有走进来。

“你能不能跟爱玛小姐谈谈？”她说。

“我正要去呢！作业多，耽误了。”

“她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我警惕起来。

“见了她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有事得去贝荣纳一趟，”我可不想这么轻易就范，“学校有事。”

“那也用不了一天时间。”

“可商店下午5点钟就打烩了，”我拼命地找借口，“现在都快4点了。”

“说几分钟的话，误不了事，”姨姥锲而不舍，“今天特殊。”

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我应该有所耳闻。姨姥话不多说，因为她觉得没必要解释。

我们俩四目相对，对峙片刻我低下了头，目光移向那一摞作业。最上面放的是四年级学生的作业，书写很潦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是张张都用打字机打出来，我一样没心思看。我这边打什么主意，都逃不过姨姥的法眼。

我一把推开学生的作业，跟着姨姥穿过她的卧室，钻进厨房里。爱玛小姐坐在餐桌的后面，瞪着空荡荡的院子出神。我跟她主动打了个招呼，她倒好，连我这个大活人进门都没发现。

“格兰特，坐下。”姨姥说。

“我还是站着吧，姨姥。”

“让你坐下就坐下！”姨姥不依不饶。

没等我做出反应，她先挨着爱玛小姐坐了下来，把她们对面的位置

留给了我。这样的安排真不赖，两双眼睛盯着，不怕我做手脚。

“您还好吧，爱玛小姐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还过得去。”她说。

爱玛小姐没有转头，姨姥又盯住桌子不吭声。我心里有点儿发怵，不知道爱玛小姐想和我说什么。

爱玛小姐70来岁，我姨姥也是70来岁，弄不好她们俩还是同龄人。爱玛小姐花白的头发绾成了一个髻，一丝不苟地盘在头顶。刚才经过姨姥卧室的时候，我看到爱玛小姐的棕色系带软帽和大衣都搁在床上。

爱玛小姐的大名是爱玛·格伦，不过这一带除密友、白人之外，大家只管叫她“爱玛小姐”。她已故的丈夫就叫她“爱玛小姐”，她对丈夫的称谓则是“奥斯卡先生”。称名不称姓，这就是我们农场的规矩。不过杰弗逊是个例外，他叫她“教母”，叫她的丈夫“教父”。

爱玛小姐望着窗外，始终没有回头。不过我清楚，她的心思不在外面的世界。院子里除了曼陀罗、螃蟹草，就是从厨房这头一直拖到百米开外的一匝匝藤条，这些都不值一看。爱玛小姐的眼里没有这些，她在回忆，她在思考，她在看自己的内心深处。

“他们叫他‘猪’。”

爱玛小姐的嘴里突然蹦出一句话，接着又不声不响了。姨姥瞅了我一眼，又埋头研究起她的桌面来。我耐心地等待着。

“我知道他只是受到了连累，可他们就是不顾事实，判了他死刑。”

爱玛小姐缓缓地扭过头来，定睛打量着我。这个漫长的周末，她的心灵没少受煎熬，那张油黑发亮的大脸盘憔悴不堪。她那张老脸，见证过太多的风雨沧桑。

“我不想让他当一头待宰的猪。”她说，“我希望他像个男人

一样站起来，昂首挺胸地走向电刑椅。”

我不知道她还要发什么宏论，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。

可是爱玛小姐要说的话，到这里已经全部说完了。她跟姨姥不声不响地望着我，仿佛爱玛小姐的良苦用心，不说出来我也该明白。我瞅瞅这个，望望那个，思路逐步明朗了起来。

“等等，”我叫道，“等等！”

她们俩端坐不动，一言不发。我挪了挪身子，试图站起来溜走。姨姥见状，连忙出言制止。

“这儿有我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先坐下！”她说。

我乖乖地坐了下来，不过心思并不在此。瞅准机会，拍屁股走人，这就是我当时的打算。

“没必要劳他的大驾。”爱玛小姐的目光移向了别处。

“劳什么驾？”我得问清楚。

“你不必操这个心。”她机械地重复道。说得轻巧，听口气不痛不痒，但我从她和姨姥的脸色上看得出来，她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“你们到底要我怎样？”我问道，“我能发挥多大作用？你21年都没教育好，我一两个月顶用吗？”

“你是老师。”

“没错，我是老师。”我说，“我不过是白人的喉舌，他们叫我教什么，我就教什么——读书、写字、算数字。至于如何教育黑人远离酒吧的事，他们没给我安排。”

“注意措辞，先生。”姨姥发话了。

望着她俩雷打不动的身影，我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。她们铁了心，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。

“他不想管就算了。”爱玛小姐还是那种口气。